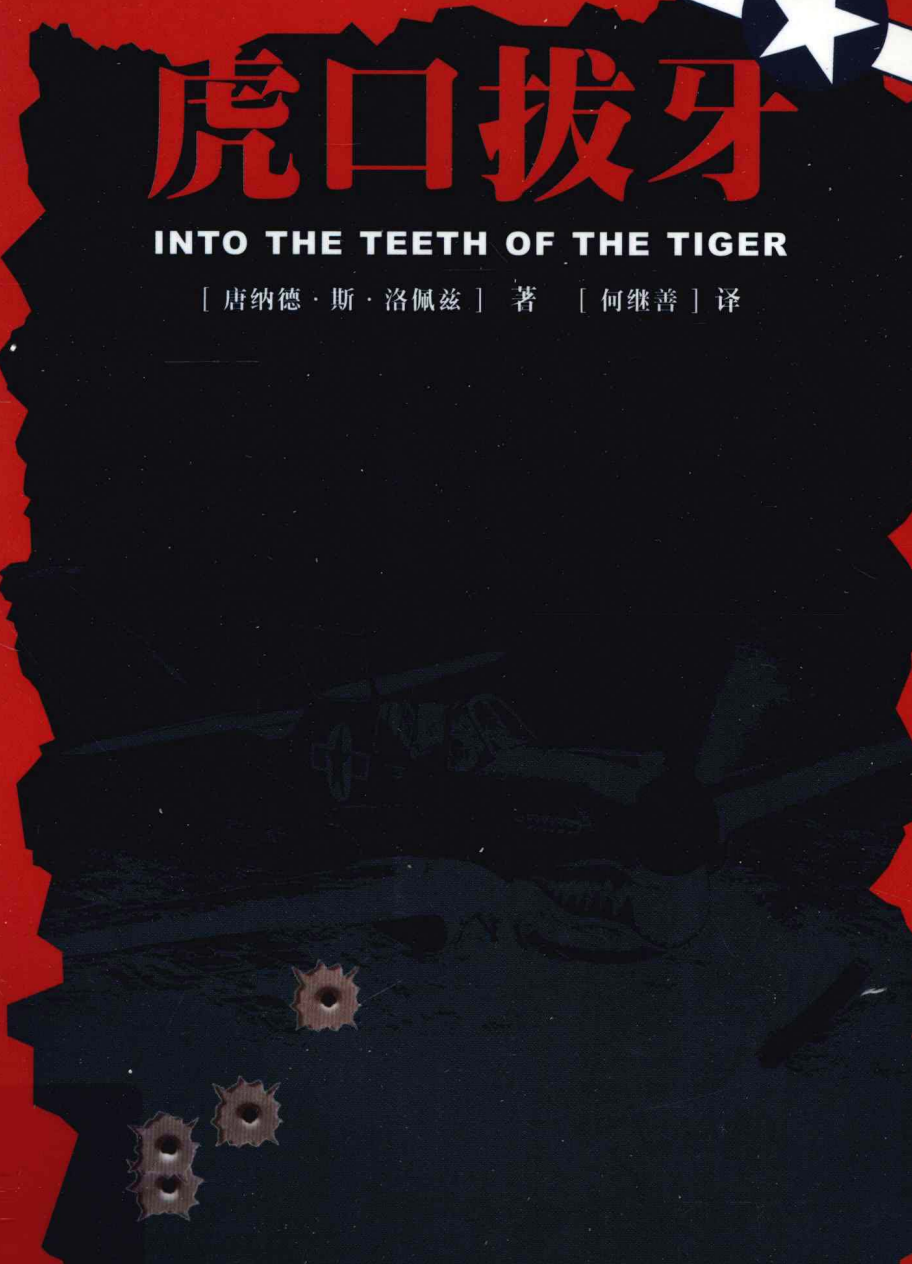




虎口拔牙

INTO THE TEETH OF THE TIGER

[唐纳德·斯·洛佩兹] 著 [何继善] 译



解放军出版社

INTO THE TEETH OF THE TIGER

虎口拔牙

[唐纳德·斯·洛佩兹] 著 [何继善] 译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虎口拔牙/(美)洛佩兹著;何继善译. -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

ISBN 978 - 7 - 5065 - 5643 - 9

I . 虎… II . ①洛…②何… III . 抗日战争—中美关系—史料—1943~1945 IV . K265.06 D82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5785 号

书 名:虎口拔牙

作 者:唐纳德·斯·洛佩兹

译 者:何继善

责任编辑:王世光 闫永春

装帧设计:高 霏

出版发行: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208 千字

印 张:10.125

印 数:3000 册

版 次: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65 - 5643 - 9

定 价:28.00 元

(如有印刷 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生部调换)

序

徐匡迪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美国援华空军越洋万里来到中国,以支援空军的形式与中国人民一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在抗战烽火中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留下很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美国青年在中华大地上奉献出青春和热血,许多美国朋友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驼峰航线”、“飞虎队”等都是中美军民缔结友谊的最好见证,这些故事至今仍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广为流传。

200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作为中美友协会长,我们邀请了美国空军飞虎队的老战士来中国访问,与我们一起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赢得胜利的节日本,他们跨越了遥远的时空距离,重返昆明、芷江等昔日的战地重温战斗经历,与中国的新、老朋友欢聚。

而今,此书再次让我重温了中美反对法西斯侵略并肩

战斗的历史。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洛佩兹和他的战友怀着为正义而战，为反法西斯支援盟国而战。风驰电掣，出生入死，用行动谱写了那一代人的青春之歌，也与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最可贵的是他在全书贯彻着对中国朴素的农民和游击队的敬重和感恩之情，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从日占区抢救出机毁跳伞的美国飞行员，并把他们安全转送回营地。而对日本侵略者的凶残，全书都有真实的描述，表现出刻骨的仇恨，包含着对勇士的敬佩和对中国人民的热爱。

书中描写朴素、真实，它从一个侧面，展现了那个艰苦卓绝的岁月。今日，何继善先生以深厚的英文功底，流畅的文字，将此书译成中文。无论是曾经经历抗日战争的老年人，或是在新中国成长的中、青年人，一读此书都将受益。相信中文版《虎口拔牙》的面世，将在两国青年中架起中美友谊的桥梁。

本书译者何继善先生是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尽管科研、教学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始终关注文化、艺术与社会科学。他还是书法楹联爱好者，工作之余，创作了多幅优秀作品，实属难能可贵。科学与文化艺术的交融一直为中国工程院所倡导，期待何先生在专业领域不断探索、创新的同时，能够创造出更多的文化精品。

特为序。

2008年5月1日

原作者为中文版写的序言

我很欣喜本书出版中译本,因为事实上书中的一切都发生在中国,特别是湖南省。虽然在书中已经说过,但我仍然高兴地在这里再说一遍:我们所有飞行员都感激许多的中国农民和游击队员,是他们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将我们中队被击落在敌占区的飞行员护送回来。当我们飞行在敌占区上空时总有一种安全感,因为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得我们成为敌人俘虏的机会大大地减少了。我的好几位亲密战友就是这样得救的。中国人还从其他许多方面帮助我们:提供我们吃、住,修建和修复我们的机场,而最重要的是组建了人工的预警网,取代了在其他战区使用的雷达。

当在长沙中南大学的何继善教授要求我许诺出版《Into the Teeth of the Tiger》的中文版时,他附给我两章译稿。由于我读不懂中文,将它寄给了我在密歇根大学亚洲语言和文化系任教授的儿子。请了两位谙熟中文的同事审阅后,他们明确告诉我,译文不仅正确而且非常好读。因此,我欣然同意了何教授的要求。

我感激何教授所作的努力,翻译和安排出版我作为战斗机飞行员在中国参战时的纪录。那是我生命中最引为激动和难以忘怀的岁月。

史密森协会
国家航空与空间博物馆副主任



2007年8月23日

译者序

何继善

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就被它所吸引。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我与书中故事经历了同一时期,它激起了我太多的回忆,思绪中饱含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和对今天和平生活的温馨与幸福的热爱。

每个人的童年都应当是金色的,我的童年也应当是在无忧无虑的美丽梦境中度过。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铁蹄却太早地踏碎了我的美梦,让我在颠沛流离、水深火热中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九一八事变是1931年,卢沟桥事变是1937年,而我在这之间的1934年出生于湖南浏阳。从我懂事的时候起,就经受了战争、饥饿、失学和离乡背井的苦难,亲眼目睹了死亡、伤残的惨剧。因此,我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当我读到《虎口拔牙》这本书时,立刻回忆起几次险些死于日本鬼子飞机袭击的情景。有一次我还只有5岁,正和邻居家的小孩在晒谷坪玩的时候,日本鬼子的

飞机来了,一共3架,在空中盘旋,我们吓得都往家跑,就在这时,一架飞机向下俯冲,一个大些的孩子大喊我们向飞机的反方向跑,不久飞机就在我们身后大约100米的地方投下了一枚炸弹,我们都被震倒。如果不是那时的炸弹威力不算太大,我们肯定都没命了。之后不久,为了不当亡国奴,母亲带着只有6岁的我逃往湘南,到长沙乘火车取道郴州,然后步行去新田县。火车开过株洲不久就停了,因为淥口的桥被日本鬼子炸断了,等待工兵修复。我们等了一夜,到第二天上午,又饿又累,连水也没有喝的。就在这时,日机来空袭,火车成了它们的主要目标。大家四处逃奔,妈妈和我都跑不动,只得就在不远的田垠旁躺下,机关枪子弹从身边飞过,发出“嗖嗖”的尖叫声,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刻下了对日本帝国主义仇恨,也让我太早地亲历了战争的恐惧。历尽艰辛,终于到了新田,与父亲会合,在那里暂时定居下来。原只想很快可以返回家乡,谁知一住就是几年,直到日寇投降。后来我父亲就客死在湘南,再也没有回过家乡。新田虽然地处偏僻,日本鬼子没有直接进入,仍然经常遭到日机的空袭。我永远无法忘记这样的情景,我们正在教室里静静地听老师讲课,忽然“警报”声响起,大家只得立刻随老师躲到附近的山沟里(全县都没有防空洞),直到警报解除。在山里我们看到日机肆无忌惮地盘旋、扫射和投弹。我永远感激那些爱国敬业的老师,躲空袭时,他们还带着小黑板挂在树上,给我们上课。有几次“空袭警报”时间太短,我们还来不及撤离教室,就响起了“紧急警报”,老师只好叫我们就地躺到课桌下。听到轰鸣声忽远忽近,很多女同学都被吓得哭起来。此时对外面的情况一

无所知,特别感到无奈与无助,紧张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每一秒钟的等待都是那样漫长。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一位忠贞的爱国者,每次空袭之后,他都会在黑板上学着岳飞的字体愤笔疾书“还我河山”四个大字,还慷慨激昂地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有几次,他给我们讲了“四行仓库”和“飞虎队”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本书作者、时年 19 岁正在大学学习的唐纳德·洛佩兹先生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毅然投笔从戎,经过十分严格的战前训练,实现了他当战斗机飞行员报国的理想。他和战友们飞越大半个地球,经巴西、大西洋、非洲、阿拉伯,到达当时属于印度的卡拉奇,然后取道著名的驼峰航线来到中国,成为由陈纳德将军创建的飞虎队的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参加过 101 次战斗,多次击落日机、摧毁日军各种设施,歼灭无数日军。他勇敢、机智,英勇杀敌,累建战功,因此,他获得银星勋章、战士奖章、飞行功勋十字勋章和飞行奖章。在中国他亲眼看到了许多战友英勇牺牲,他本人也几次险遭不测,但都化险为夷。战后他继续深造,表现卓越。现在他虽已 85 岁高龄,仍然是华盛顿航空与空间博物馆的副主任。

洛佩兹先生对中国人民怀有十分友好的感情,这可以从本书的字里行间和他的中文版序言中充分体现。对于中译本的出版,他也表现了极大的诚意与良好的合作,给我寄来了本书的 1997 年新版本和准备用于中译本照片的电子版。他以极其友好的方式解决了版权问题,使中译本得以顺利出版。在这里我要表示对他的感谢之情。

本书英文原书于 1986 年出第一版,1988 年我到美国

亚利桑那大学讲学,该校的约翰·萨姆拉教授送了一本给我。他在书的封面上写道:“送给我的好朋友何教授,带上我热情的祝福。”萨姆拉教授的确是我的好朋友。这不仅因为他是我的同行,我俩讨论起有关“地球物理”的前沿问题,常常可到深夜;更由于他的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一名飞行员,曾经在亚洲战场与日本鬼子作战,战争结束后他继续深造,成了国际很知名的地球物理学家。就因为他那与日军作战的经历,赢得了我的信任,我们1984年第一次见面时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以后的交往甚是频繁,以至我们两家都十分亲近。他热爱飞行,在大学任教后,自己买了一架可以乘坐4个人的小飞机,经常飞上蓝天。他曾把美国亚利桑州的航空磁力图送给我,那是他将仪器安置在他那架小飞机上测出来的。我们还多次开着那架飞机在世界著名的大峡谷等地上空游弋。可惜10年前,他驾机在墨西哥境内出事,和他夫人同时遇难。当他的女儿第一时间将此事通知我时,真是无法接受。本书中译本的出版也算是对他这位同行加抗日战士的朋友的纪念。

关于书名的翻译。“Into the Teeth of the Tiger”按字面意义直译是“进入老虎的牙齿里”,这样译当然不雅。如果译为“深入虎口”,也算贴切。然而深入虎口干什么?不是被动地被老虎吃掉,而是要狠狠地打击日本军国主义。因此,书名译为“虎口拔牙”,更能表现原著的内容。

我的英语水平不高,翻译此书完全是一种责任感。本书描述的空间跨度很大,有些地方我都没有去过;书中有许多与飞机、空战等有关的专有名词,我本来就不熟悉;而且还有不少美国军中用语,以及俚语与方言,要译好实在不

易。许多译文是在出差路途中完成初稿的,尽管曾多次修改,并请教了有关专家,然而不妥之处仍然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在翻译过程中得到多位朋友的鼎力相助。张少雄教授先后两次审阅了译稿,改正了很多错误,对一些没有把握的地方,查阅了相关资料,作了订正。原书第一版有不少飞机插图,如照原图复制就不很清晰,张教授帮助查到了大部分飞机图形的电子文件,使清晰度大为提高。余德泉、陈赫是两位对中国文学很有研究的教授,请他们二位审订了译文的用词、标点符号等。刘娟女士帮助打字、编制了人名对照表。在此一并致谢。

为了有助于理解,就一些双关语或典故等在译文中加了注语,附在相应页的下面,特此说明。

目 录

一、老虎的牙齿.....	1
二、金色年华的男孩.....	14
三、未来战士的“空军飞行胸章”.....	24
四、老鼠赛跑的学校.....	46
五、飞虎战术.....	58
六、走向战争的乘客.....	77
七、首次战斗.....	88
八、步兵飞行员.....	104
九、搜索和摧毁的使命.....	121
十、战斗间隙.....	133

十一、行军中的敌人.....	149
十二、开火与撤退.....	169
十三、炎热和沉重的七月.....	185
十四、忍受伤亡.....	209
十五、制服一匹野马.....	227
十六、折掉了翅膀.....	253
十七、勇士的仁慈.....	272
十八、痛失战友.....	279
十九、战斗机飞行员的天堂.....	299
结语.....	310

一、老虎的牙齿

慢慢敲击的铜锣巨响惊得我挣扎着醒来，感到周围是如此陌生。待我睡意全消时才意识到自己身处中国湘江边上的一个战斗机前沿基地，驻衡阳的第75战斗机中队的招待所。这时是1943年12月12日早上。刚才的锣声是升起一个气球的“警报”。中国人通过敲锣、升气球的方式来预报空袭。当中方报警员在电话里预报敌机来袭时，预警网就会在柱子顶端升起一个气球，而升起两个气球则预示着敌机正向我方基地袭来，升起三个气球就是让飞行员升空拦截。与此同时，还要鸣锣。升起一个气球时锣声慢，两个气球则锣声加快，三个则锣声紧急。

我和室友迪克·琼斯那天正好当班，听到警报后急匆匆地穿上前一天晚上才洗的仍有点潮湿的卡其布军服和飞行服跑到集合场地。指挥官理查森少校说我们还有点时间吃饭，于是我们就同另外几名飞行员到食堂去吃早餐。在食堂帮工的几个中国服务员察觉到事情紧急，很快就端上了我们常吃的鸡蛋早餐。我们狼吞虎咽地吃完东西就急匆匆地与其他队员会合。此刻天还没亮，雾蒙蒙的。我们挤上吉普车向停机坪驶去。离停机坪越来越近了，我们能听到P-40鲨鱼式战机被工作人员从夜晚分散区拖至值班室附近跑道的声音。



P-40 鲨鱼式战斗机。作为飞虎队的标志,在机头绘有鲨鱼的牙齿。这架飞机在机头上还写有白色的“Lopez hope (洛佩的希望)”,表明是作者洛佩兹驾驶的战机。

发动并检查引擎后,飞机一字儿排开。飞行中队的无线电代号是“怀特”(White),飞机呼叫信号是:“亚伯”(Able)、“贝克”(Baker)、“查理”(Charlie)等等。我飞第二,充当领队长机的僚机。排在第三位的是吉姆·亚宁中尉驾驶的查理号,他的飞机与众不同,机翼上漆了一对大大的骰子。两天前,我军机场刚遭到日本飞机的空袭,现在只剩下12架飞机还可以起飞。理查森少校驾驶“怀特——亚伯号”并担任整个飞行中队的领队。

到达停机坪后,我们跑到值班室的个人装备区将各自的头盔、氧气面罩、降落伞带到飞机上,把降落伞放在座位上,连好头盔和氧气面罩,并把它们挂在飞行操作杆或瞄准器上。每个飞行员爬进驾驶舱,将座位、方向盘调至最佳位置,之后再返回值班室,以便能在最短时间内登机。

每当我看到充满传奇色彩的P-40 鲨鱼式战机列队整

齐,整装待发,白色的螺旋桨闪烁着银光,看着机身上画着的凶狠的鲨鱼裸露着的牙齿时,我就感到一阵阵心悸。时至今日,每当我回想起自己参与的第一次空战,这份心悸仍铭刻在心。经历了无数次的空战演习与竞赛,现在到了证明自己实力的最佳时刻了,我想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的欲望在此刻达到了极致。

我的希望随着气球的下降与警报的解除而落空了!预警网报告敌机已经折回。我们回到值班室,围成一圈,一边吹牛,一边等待浓雾消散到我们能够起飞,按预定计划在上午早些时候去执行扫射任务。那段时间我们通常靠打排球来消磨时间,但是那天早晨院子太湿了,没有打成。

大约一小时后,大雾逐渐消退之时,又升起了一个气球,指挥官比尔·格罗斯维诺告诉我们,预警网报告在长沙以北听到引擎的轰鸣声,正向衡阳——我们基地的方向飞来。这次日军是动真格的了,半小时后第二个气球升了起来,预警网发现轰炸机和战斗机飞近长沙。长沙在衡阳以北,到衡阳约40分钟航程。我们跑向飞机,爬进驾驶舱,连上所有的线路,戴上头盔,打开无线电等待指挥塔发出起飞命令。当时,燃油在中国十分珍贵,除非在最后时刻接到歼敌通知,我们不会启动引擎升空,遇到敌机中途返航时也是如此。我确信他们这次是想乘胜追击,因为就在两天前,12月10日,我们刚刚遭遇日本飞机的猛烈轰炸,损失惨重。尽管我已经参加过8次战斗,但那都是扫射和轰炸任务,而且我仅仅看到过一架还是停在地上的敌机,更别说在天上遭遇敌机了。我很想在空战中一试身手,因为我一直为此